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第十九回 申元德夜夢神醫 黃誠齋默求佛力

話說申孝思身染重症，臥不能起，手拉李杜二人道：「為弟之病，大約難癒，願二位兄台，不必百方調治，徒費資財。倘能將弟枯骨帶回江蘇，葬於先塋之側，弟在九泉，亦當默謝。」說罷淚流不止，言言悲痛，令人酸鼻。復叩頭於床上。李金華道：「申大哥不可過慮，為人在世，焉有無病之理？如此傷懷，豈非自戕其生。」杜兩亭道：「兄台的病，雖然如此，善於調養，自可就痊。你想者病，有喜歡好了的，那有憂愁好了的？你放寬心，兄弟們萬無二意。」申孝思道：「咱兄弟雖然無二，如此騷擾，弟心總是不安。」杜兩亭道：「你者話可大大錯了，若是易地而處，申大哥莫非不管了麼？憂樂與共，始見交情。你用心太過，況所慮亦甚不當。」申孝思聞此，少覺安穩，不覺昏沉睡去。睡中忽見一老嫗到來，向他說到，根深者葉茂，葉茂者根深。還不起來麼？勸善化惡，第一陰鷲，天必報之以克昌厥後矣。此為三十二回伏線。申孝思渾身酸軟，那得爬起。老嫗道：「你看那壁間，跑來的是個甚麼？」申孝思用目一閃，只見一隻猛虎，破空而來。那老嫗連聲道：「業畜業畜速速隨吾，吾所指處，啖而莫吐。」為申孝思捏一把汗。那虎遂向申孝思撲來，申孝思驚唬之間，一夢遂醒，熱汗淋漓，甚是鬆懈。移時汗止，精神倍爽，翻身下床。李杜二人，見他起來，問道：「怎麼樣了？怎麼樣了？」不解其意故驚喜交集。申孝思將所得之夢備述一遍。杜兩亭道：「者好麼是觀音大士罷。閱者到此，莫作尋常顯聖觀他端猶緩，惟獨於孝思最捷焉。至誠通靈。此其一明驗也。吾兄既覺有力，即當向大殿謝恩。」申孝思連聲答應。三人遂向大殿而來。叩謝已畢，只見一個十數歲小兒，帶淚而來，跪在龕前，一連磕了幾個頭，遂起身而去。

且說者個孩子，姓黃名誠齋，係善莊黃興之子，黃心齋之弟。黃興嫡配馬氏繫馬元龍之妹，所生心齋一子，遂去世。黃興繼配陶氏，係陶同之妹，所生一子名誠齋。陶氏愛如至寶，與前子甚屬不和，非打即罵，又常在黃興面前私譖長子。那黃興竟與之同心合意，將其長子看為仇人。者誠齋自五六歲上，遂知護庇其兄，遇他父母要打罵其兄時，無不盡力哀求。幼已如此，其壯可知。漸漸長成，一日其母令其兄務農，不令讀書。黃誠齋亦必偷閒幫助，常向其母道：「為兒若在繼母手中，受此慘苦，吾母當何如？」先從正面諫證。陶氏道：「好孩子，盼你娘死麼？」誠齋道：「非敢望娘死，實望將吾兄視如己子。」陶氏道：「你哥哥若與你一樣，何嘗不一樣但你不覺耳。吾能不疼愛他麼？你看他牛頭木耳，一點順當意思也沒有。屈心矯度。為娘的那有大功夫去理拉他？」誠齋道：「為兒不是怕別的，我哥哥尚忍耐不住，生了短見，豈不叫外人說他遭了繼母之變，叫為兒的也難抬頭。」陶氏聞此不覺大怒，將誠齋打了幾巴掌，誠齋也不敢再言。又敬不違自此遂常到觀音堂內，默禱座前，只有一個主意是為母贖罪。世有祈福求壽者，為母贖罪者誰。那知陶氏嫉妒更甚，不失後母心腸。其兄心齋無日得安。者日陶氏自思道：「若叫此子活著，將來連誠齋也就帶累壞了，不若設個方子，將心齋處死，始無此害。天從其欲乎。那知誠齋之心感動神靈。獨不能感其母。陶氏設此想後，睡中竟將毒子之說夢裡說出，被誠齋一一聽明。事關生死，夢寐難欺，此神力也，而心齋之存心概可知矣。」

到了次日身不離兄，每飯共食，陶氏又無處下手。一日，令誠齋到陶氏家探其舅父，誠齋不去，左右支吾，總是不可。遂請其兄同往。陶氏又不允，誠齋無奈又跑到觀音堂內，哭訴其心，求菩薩保護其兄。其母有罪，情願以身代之。誠齋有此願，吾為之一怕。禱完，遂向陶氏家去，不知心齋如何？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正氣不絕於兩間，當習俗澆漓之際，天心篤生數人以維持風化，俾存古今之命脈，故疾病則默佑之，實理勢之必然者也。申元德善莊臥病幾至不治，而觀音慈悲垂救，大施法力於其夢中，虎驚汗下，倏然病失。菩薩之醫元德，菩薩之憫斯世也。吉人天相，無足怪者。黃誠齋幼而能弟，克恭厥兄，不可多觀矣。黃心齋無違母命，克供子職，亦不失友愛焉。然非陶氏之妒，無以見誠齋之弟也，非陶氏之薄待心齋，無以見誠齋之弟而兼孝也。一庭之涼德，萬人之指摘加焉。數事之臆，誠千秋之仰慕。集之彼黃興之婦言是聽，雖不似瞽瞍之頑，亦詎能免耳軟之諧哉。

理注：

前將清苗會，改作恤貧會，是新民之法。又言申孝思，臥病不能起，是用心太急，有傷於太和之氣，故有此症，手拉李金華是精氣相合，少覺有定，有安慰一說。又夢老嫗領虎而來，虎者氣也，精滿氣自足。申、杜、李三人，聚同上大殿謝恩，名三華聚進殿。又有見小兒，是始見嬰兒。黃誠齋也，誠意正心。又言黃興者，黃乃土色也。娶妻馬氏，生心齋，是用心拴意馬。馬氏去世，是心滅性現。故有陶氏，心生誠齋。陶心者，法華經云，願汝除番矣。

偈雲：

新民至善散資財，自身三寶潤心齋。